中庸札記　中庸補注

中庸札記卷之一

雪菴范爾梅手著

岳宏勳
後學范鈖金校集
靳璠

分中庸爲大四支此朱子之中庸也子思未必盡如此分晰然數千年來誰能如此分晰此見朱子之大識力大有功於學者

君子戒愼乎二句

不善用之則有所恐懼不得其正

莫見乎隱莫顯節

童牛之牿

喜怒哀樂之未發

延平先生得力處

致中和天地位焉節

致中二字前聖之所未發程子教人靜坐以此也朱子夜氣

箴有謂不必作者何其隘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二章

二三章一時字一至字鮮能守即伊夷惠未之能也況其下

乎惟孔子時中之至故生民以來未有

中庸其至矣乎節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夫子不得用中於民蓋傷之也故於易之二五三致意焉

子曰道之不行也節

易三畫卦初不及而上過之孔子曰夫禮所以制中也、豐

之明動相資亦同

知者過之

佛老

賢者過之

季札

人莫不飲食也節

子曰鮮知味朱子曰世教衰交譏之○周末知味者五人宗末知味者五人先大父言絳陽宴會說亦知之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論大知凡四層層層有異樣寶色皆聖人之極致臨之六五近之○用中於民行中之謂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前段

予知者曾不如鴈之銜蘆也

人皆曰予知後段

令予知者愧死

子曰回之爲人也節

回之擇守近於舜之執用未達一間耳真知之者知味也○子思便以回與舜並論回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可想○擇乎中庸欲罷不能○得一善卓爾○拳拳弗失欲從莫由○拳拳如得寶物怎肯失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高論○妙文○壓倒史記漢書中人物傳青主語塞矣

子路問強全章

此夫子未見剛者之註脚也是孔門一卷金剛經妙在三个與字四个哉字使古今血氣人爽然自失○由之強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君子之強大者正也非禮弗履九二貞吉是

也○抑而強與剛得中也○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時惴
褐寬博不惴千萬人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不悔知味之至也與四章應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讀書兩錄發揮此章之意無一不盡莊生看得此意亦透盡
但少下章耳○夫婦兩段知行分股以愚不肖與人括之何
等筆力間架

詩云鳶飛戾天節

莊生言道在荑稗○常觀鳶飛魚躍之妙見得吾與點也之

意

子曰道不遠人章

人但見飛躍之妙不知人得其秀而最靈尤有妙處遠人者

安知味也此章對賢知之過說

人之爲道而遠人

無佃甫田

君子之道四一節

春秋書齊人執鄭詹正謂此

君子素其位章

人心本自樂自尋不快活此章對愚不肖之不及說○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正己真君子怨尤真小人援陵非吾願

自得終其身

首節

艮之六四

次節

快論

三節

此之謂艮其背

四節

看來違人為道者什一求人行險者什九

君子之道辟如章

此章乃下學而上達之註脚也對過不及兩項人說妙甚

詩曰妻子好合節

在人必援無佃甫田矣此乃引棠棣何其起脫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此太極動靜之機也聖人罕言之繫辭則盡發其蘊

神之格思不可節

此意惟聞道者知之

夫微之顯誠之節

微而顯即隱而費○結出誠字即无極而太極也

子曰舜其大孝章

看六个必字道其常也○孔子其大孝也與道貫古今德配天地删述六經垂憲萬世○首節饗之謂享舜之祭

詩云嘉樂君子節

文王在上明明在下瞻彼旱麓等章皆是此理貫天人而一之

子曰無憂者章

夫道卷之而退藏於密放之而彌六合唐虞君臣成周父子

嗚呼盛哉

宗廟之禮所以節

此節兼時祫大祫與禘言

郊社之禮所以節

春秋書大雩為性命之文○心契周禮則曰示諸掌心契韶樂則曰至于斯蓋非聖人不足以語此

哀公問政章

此章與大學相表裏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曰誠○前言三近入德之事即立誠之事後言擇執立誠之事又即入德之事○誠字直是四書五經之樞紐

天下之達道五節

以下千人共見之理絶妙文字

或生而知之節

兩股好文字

凡為天下國家節

兩个一也便是言性與天道但罕言之

在下位節

如剝蕉心尋源直到星宿

誠者節

古今大文章

有弗學節

巽初進退利武人之貞

自誠明謂之性章

中庸四章知行相因二十一章誠明相因二者並行不悖即朱陸薛王之學不必聚訟矣○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明則誠矣晦翁謂格物為窮理以此也道之不明也由不行也誠則明矣陽明謂格物為去欲以此也學者各因其性之所近可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二句

卷之則退藏于密

則能盡人之性 至末

放之則彌六合○天下雷行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姚江之學本於此○易曰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劉康公之卜成肅單子之卜晉厲皆知幾者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行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自道者誠之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大學誠意

誠者非自成己節

艮之六二未至于誠

通章論誠處理弊功效俱到

故至誠無息全章

此章如祖述堯舜一章非小儒所得窺其涯際○又與乾坤彖傳一一符合○又發明盡性一章之義無餘藴矣

至誠無息節

此大德敦化

徵則悠遠節

此小德川流

天地之道二句

無極而太極

則其生物不測句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維天之命節

㢘之則退藏於密

大哉聖人之道章

此章發明費隱一章之蘊而並詳于凝道之功效

君子尊德性節

此節宜書座右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句

春秋尊王之義

王天下有三重焉

飛龍在天

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合身世古今上下以為言所謂中正以觀天下

遠之則有望二句

下觀而化

仲尼祖述堯舜節

合古今上下以為言此謂集大成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節

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一節夫子自道也○圭大字即

集大成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章

此章起勢如潮佳筆如山所謂放之則彌六合者如是如是

二氏空談虛無此等處無所措手矣○溫恭容易執別難向

況溥博與淵泉平地無有上天路好向服齊問顏淵不拘韻難易字

就予之質性而言

為能聰明睿知節

文如長江大河滔滔漭漭而來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黃河來天上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句

雲蒸霞鬱墨瀋淋漓

故曰配天句

戛然而止

夫焉有所倚句

此句直是峻絕

肫肫其仁句

可得聞也

淵淵其淵二句

不可得而聞也

苟不固聰明節

一氣寫出非仲尼誰克當此絳陽贊曰浩々乎天哉淵々乎淵哉陶鑄帝王光哉刪述六經宣哉宮墻萬仞高堅哉時行物生何言哉

衣錦尚絅節

真正學者入手自別近之學者庶三板已自不真何處步趨古人

奏假無言節

此是誠則動々則變然未化也

不顯惟德節

至此則過化存神之妙不可思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無聲無臭句

太極本無極也○安邑曹眞予先生極賞此二無字張子厚學箇恭而安不成便未及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子絶四便是如此學者常看海濶天空氣象雖未能至亦能掃除許多俗下意見下學立心之始亦須拓開眼界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即無聲無臭之旨也孔子無迹顏子微有迹此顏子於不顯之德未達一間

中庸札記卷終

此係清戴子高先生鈔本內有校字及
圈識皆先生手蹟也

中庸補注

戴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倣傚之是曰教

補注生而限於天是曰天命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與百物各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性之大別各以氣類而同類之中又復不齊故曰天命之謂性有生以後則有相生養之道亦如氣化之不可已經傳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氣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

以養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凡人倫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所行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脩者察其得失而使一於善非於道之外別爲法制也故曰脩道之謂教爲內又以脩身脩道連言身之實事是爲道道不可不脩明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鄭注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補注人所行即道威儀言動皆道也可如體物而不可遺之可凡對人者接於目而睹則戒慎其儀容接於耳而聞則恐

懼有愆謬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爲動輒失道而不使少踈
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鄭注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自以爲不見睹
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
人之中爲之
補注篇末言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所不見謂其内之志與此節之文相足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與上節之文相足蓋及其見也端皆
起於志意以人之所不見故曰獨志定而事必一如其志君
子愼之不使涉於私慝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注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補注中和者動靜俱得之美名喜怒哀樂中節即可以言和其未發也雖赤子之心無知亦即可以言中論喜怒哀樂不惟未發以前無所容心即發而中節亦無所容心也論中和之實則合天下事無不自中出無不以和爲至故曰大本曰達道篇內言尊德性與上兩節之文相足言道問學與此節之文相足德性曰尊所謂戒愼恐懼所謂愼獨是也問學曰道此所謂致是也德性譬則身之血氣也問學譬則飲食也不保護而自耗敗其血氣與廢飲食之養無以增長吾之血氣其爲二事甚明以喜怒哀樂言中和性情之德無一人不

可語於此也以中和言大本達道孰能盡之哉致中和者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由問學以擴其心知至聰明聖知達天德乃爲致之所極凡位其所者中也凡遂其生者和也天地位天地之中也萬物育天地之和也中和而至於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天地位焉見中之如是也萬物育焉見和之如是也天地位焉該凡位其所者言也萬物育焉該凡遂其生者言也凡位其所者天定者也本也凡遂其生者人事於是乎盡也道也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蓋天地位萬物育無適而不可見也本亂必害於道道失必害於本中和雖分言之致中和之功一而已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補注庸即篇內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由之務協於中故曰中庸而猶乃也君子何以中庸乃隨時審處其中小人何以反中庸乃肆爲以行陸德明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當是魏晉閒仍有古本未脫反字者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補注民非知之而能之也由於先王之禮教而心志純一謹厚無私慝佹肆之行則亦能之蓋生養教化盡於上使民有恒心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鄭注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教之中

補注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愚者任其惑闇不求行之無愆不肖者陷溺其心不求得事之宜此失之不及而道不行不明也智者自負其不惑以為行之不謬矣而往往多謬賢者自信其無慝以為出於正而已矣往往執而鮮通此失之過

而道不行不明也皆弗思焉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鄭注閔無明君教之

補注先王之法廢弛而人非不及則過難語於由之不差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鄭注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

補注執其兩端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全體無遺棄也其斯以為舜乎言舜之知而又如斯是以為大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鄭注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

補注人不自以爲知則心常兢兢庶幾少失未有自以爲知而不動輒得咎者也人倫日用之常由之而協於中是謂中庸則審擇而知其意守之勿失亦人人可與於此者自以爲知雖知其意旋必失之禮記義疏云罟罔也擭謂柞樗也陷阱謂阬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鄭注拳拳奉持之貌

補注服膺弗失謂如持物者奉之著於胷間不少置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

鄭注言中庸難為之難

補注均謂分疆正域平量財賦有取於均之事天下國家可均則其人不私者也爵祿可辭則其人清者也白刃可蹈則其人剛者也各成其一德而已中庸必具衆德又非勉於一時故難能

子路問强

鄭注强勇者所好也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鄭注言三者所以為强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

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鄭注南方以舒緩爲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衽猶席也

北方以剛猛爲強

補注厭慴服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鄭注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爲色

補注流謂遷失也和與物同易遷失君子常德不求異於人貴和而不流卓行不苟同於人貴中立而不倚有道由塞而達無道終於塞皆貴恒其德終始如一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

而廢吾弗能已矣

鄭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義疏云刁爲法文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

補注素隱行怪謂舍常行之道而專鄉隱僻以矯異於衆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鄭注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爲能如此

補注依乎中庸於人倫日用之常道無不盡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不見知不悔

君子之道費而隱

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佹則仕

補注許叔重說文解字曰費散財用也故其義爲散之所廣

徧君子之道雖若深隱難窺寔不過事物之咸得其宜則不可徒謂其隱乃費而隱也後儒以隱爲道之體是別有所指以爲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道即人倫日用以及飛潛動植盈天地之間無或違其性皆是也故下推言所謂費而不及隱文理甚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鄭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

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
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
兼行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
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補注及其至也自近至遠自略至詳該括不遺之辭夫婦之
愚不肖可知可能至於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盡舉人事之
全言之也雖粗鄙小事聖人不知不能者多矣而皆不可廢
也人所憾於天地亦人之願望所宜然故語大至於莫知紀
極語小至於纖細難剖皆有所宜之道其貴如是引詩之辭
偶涉飛潛上下以見物性之自然上下著明故曰言其上下
察也然則不以爲深隱難窺可也後儒雜乎釋老之言以說
此余無取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鄭注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

補注察乎天地即所謂上下察天地間之物盡若是矣道者事物之宜散觀之莫不有宜也費也察而不隱人自不能窺耳

子曰道不遠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鄭注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

補注而如若語之轉以爲與下文以爲同上所謂費偏及事物言之皆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若遠人不可謂之道素隱行怪之非道明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鄭注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

此法不遠人人尚遠之明為道不可以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鄭注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

補注法在所執之柯以比度所伐之柯視之既審或不免微差猶謂之遠可也君子治人之道非自我立之法不過以心之所同然者喻之彼之心以為宜然未有不自改者斯可以止矣是誠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鄭注違猶去也

補注不願者人之常情發乎自然者也己不願受知人亦不願受於施道之務在無憾相去不遠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鄭注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從禮也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補注人之常情於人易於求盡以此反諸身則盡道矣凡所當盡者行之誠不易亦可知勿責於人矣自古施於人而不顧其難受責於人而已槩未能天下國家之所以亡也行易不足言易有餘不敢盡其謹可知言顧行有言必其有是行也行顧言恐不遠其言是自棄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鄭注素讀皆爲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注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鄭注自從也適近也行之自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鄭注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補注謂如詩之言父母未有不順於心者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格來也矧況也

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補注洪範初一曰五行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皆推本天道言之陰陽五行氣化之實也鬼神即以名其精氣爲品物流形之本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未有能遺之以生者也古聖人因以祭祀事鬼神明乎天與人不相隔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補注凡實有之未有能揜之者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鄭注保安也名令聞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鄭注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者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爲滋覆敗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

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闕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鄭注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壹用兵伐殷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注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謂葬之從死者之

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禮記義疏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之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義疏云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之也但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於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義疏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是以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補注三年之喪該凡爲所受國者三年君父之義一也父母之喪該曾祖父母祖父母齊衰三月期者君受國於曾祖其祖與父或廢疾不立而皆在先有祖之喪則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鄭注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受尸也時食四時祭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鄭注序猶次也爵謂公侯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補注序昭穆據子孫之昭穆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昭

爲一穆爲一凡二列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以次而南序爵據族與賓之有爵者文王世子篇論公族朝於公曰内朝以齒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此序爵兼同姓異姓之明證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之後神事將終賓與兄弟以次相酬曰旅酬前此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南及旅酬之初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所謂下爲上也發酒端曰舉此時不衆賓弟子者賓有薦南奠觶也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辨

皆如初儀此賓酬兄弟行爲南之觶也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此行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奠爲北者卒受者實觶于篚旅酬之禮如是既旅而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亦所謂下爲上也此時賓黨一黨之弟子始皆有事乃旅酬之餘禮爵皆無算東西交恩通好不以次算也旅酬爲大目該無算爵在内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鄭注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纘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補注郊謂冬至啟蟄之郊及四時迎氣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水土之神曰社社非祭地周禮后土與社爲二是其明證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上帝尊言事上帝則百神在內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周祖文武以后稷爲祖之所自出故立后稷廟爲太廟王季以上遷主藏焉文武之廟皆曰世室以下移之遷主

藏於文武世室又立四親廟禘於太廟禮曰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辭稱孝子孝孫秋祭曰嘗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禮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補注蒲盧二字疊韻形容之辭蓋古有是語夏小正雉入於海爲蜃說曰蜃也者蒲盧也與蜾蠃同名蒲盧取義可推而

知政雖利民不得其人皆適以病民有隨人轉變之義然則蒲盧也夫子荅哀公問政止於此下文承夫子論爲政而推廣之以論學王肅私定家語竝襲取之以爲夫子之言謬矣

故爲政在人

鄭注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鄭注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補注道之大目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隨其身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以及朋友徵之踐行身之脩不

脩乃見脩身以道言以道實責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必盡乎仁盡乎義盡乎禮然後於道無憾脩道以仁者畧辭兼義禮乃全乎仁分言之由仁而親親由義而尊賢由禮而生殺與等仁至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有殺有等而靡不得親親尊賢及其等殺即道中之事仁義禮難空言故舉以見其畧人於人情相同恩相洽故曰仁者人也事得其宜則無失故曰義者宜也禮則各止其分位是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更益之以禮即仁至義盡之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注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補注事親務於仁孝也知人務於精義也知天務於達禮也尊卑長幼親疏貴賤天定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鄭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補注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昆弟夫婦朋友槩舉其事皆行之不可廢者故謂之達道指其事而言則曰事以自身行之則曰道不務踐

行則身不脩行之差失則道不脩上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求準之仁義禮無失以大共之理言也是爲隨事審處之權衡能權之使輕重不爽則知也然不徒曰知而兼言仁者世不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也又兼言勇則强力不可奪以三者行之庶幾於仁義禮無憾謂之達德人皆宜實有諸己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

補注知仁勇之德人咸有之亦人咸反之己而不足者也既

反之已而不足則疑以是行之未能盡道然惟務乎此日新
不已下學而上達始焉不足終必能足舍知仁勇其於達道
更無所以行之者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不過質性有差等
是以不足至於能足則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補注此又引夫子之言下文因推廣言之王肅私定家語合
前後爲荅哀公問政謬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鄭注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爲基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鄭注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補注羣臣位卑宜加體恤恐情不能自達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鄭注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于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

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

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

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旣讀

爲餼餼稟稍食也稾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

鄭注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

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注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注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鄭注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注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誠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注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鄭注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

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鄭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鄭注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鄭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鄭注言貴至誠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鄭注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外内所須而合也外内猶上下

故時措之宜也

鄭注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鄭注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
廣大也徵或爲徹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鄭注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
欲其久長行之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也
鄭注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鄭注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注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鄭注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由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至誠者亦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鄭注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

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是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鄭注育生也峻高大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鄭注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注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温讀如燖温之温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温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鄭注興謂起在位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鄭注保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烖及其身者也

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所服行也度國

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鄭注今孔子謂其時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德亦不

敢作禮樂焉

鄭注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鄭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鄭注三重三王之禮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鄭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證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鄭注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爲證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鄭注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鄭注射厭也永長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㨗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㨗或作燾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鄭注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鄭注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

鄭注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

而親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育

鄭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

孝經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鄭注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

頗者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肫肫或爲純

純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注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鄭注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鄭注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

聖人之德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鄭注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

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鄭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大平和樂無所爭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鄭注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鄭注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鄭注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

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